

汉语动量结构补位 与状位句位选择机制及跨语言比较

周娟
著

线性序列上的每个句位都有其特定的句法意义,对于某一动量结构来说,它到底能入居补位还是状位,主要决定于其跟句位意义是否有容合性。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汉语助词结构件位

与状位句位连用提供量度及程度及时间副词不出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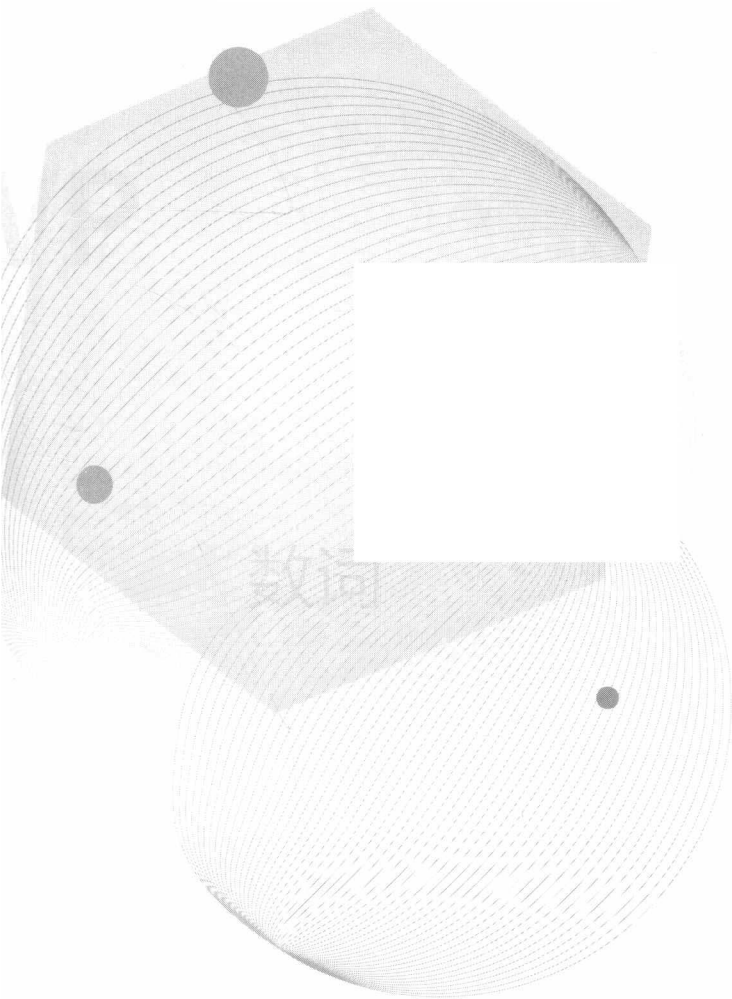


本教材为《汉语助词结构件位》系列教材之一，旨在帮助学习者掌握汉语助词结构件位的基本用法，提高语言运用能力。



汉语动量结构补位 与状位句位选择机制及跨语言比较

周娟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动量结构补位与状位句位选择机制及跨语言比较 /

周娟著.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444-8402-2

I. ①汉… II. ①周… III. ①现代汉语—句法—研究

IV. ①H14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92517 号



责任编辑 朱宇清

封面设计 周吉

汉语动量结构补位与状位句位选择机制及跨语言比较

周娟著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官 网 www.seph.com.cn

地 址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 编 200031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张 8.25 插页 1

字 数 21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8402-2/H.0278

定 价 60.00 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读者可向本社调换 电话: 021-64377165

内容提要

在现代汉语中,动量结构“数词+动量词”有补位和状位两种句位分布,分别构成“VP+数词+动量词”和“数词+动量词+VP”这两种常用格式。对于这两种线性分布,表面看似乎只是句位的变化,实际上会涉及句法、语义和功能等多方面的差异。本课题在对补位和状位动量结构的句法特点、语义选择和语义功能进行全方位比较的基础上,指出了动量结构补位和状位的句位选择机制,并结合汉藏语系其他量词型语言动量结构的使用状况,找到了其补状句位选择的类型学规律。

动量结构位居补位和状位,都既可用于计量,也可用于表现情状。但是,比较起来,二者还是存在一些差异。那就是:居补位时大多用于计量,居状位时大多用于表现情状。当动量结构用于计量时,补位只计量动作量,状位却既可计量动作量,也可计量事件量。当动量结构用于计量动作量时,补位只是单纯计量,没有其他的语义功用;状位则不只是单纯的计量,还有其他的语义功用。当动量结构用于表现动作情状时,补位侧重于表现主观情状,状位侧重于表现客观情状。

对于汉藏语系其他量词型语言而言,虽然动量结构在状位一般不具有表情状的功用,只具有计量的功用,但是,在“补位计量动量,状位计量事量和动量;补位计量独立动量,状位计量非独立动量”方面,它们跟汉语的情形基本一致。可见,在动量结构的计量功能及其句位分化上,整个汉藏语系语言具有类型学规律。

本书出版获得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经费资助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汉语动量
结构状补句位选择机制及跨语言比较”(批准号:
11YJC740159)结项成果

序

邵敬敏

周娟的新著打印稿《汉语动量结构补位与状位句位选择机制及跨语言比较》静悄悄地躺在我的书桌上,散发出淡淡的学术著作特有的光彩与芳香。

今天是 2018 年的元宵佳节,六年前,也就是 2012 年的元宵节,我兴奋地为周娟的处女作《现代汉语动量词与动词组合研究》写序,那是她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也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动词与动量词组合规律的专著。这以后,周娟并没有停住脚步,而是继续在动量词研究的领域里辛勤地耕耘,又申请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对动量结构的句法表现及其语义解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正是:六年磨一剑,出鞘寒光闪。谁知其中苦,苦尽才透甜。

周娟不是那种才气逼人的“才女”,更不是那种叱咤风云的“侠女”,她淡淡的,缓缓的,悠悠的,实实的,比较的内敛,比较的含蓄,比较的细腻,比较的厚重。然而在不经意处,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难忘的记忆。当年(1995)我第一次接触动词与动量词的选择研究时,就觉得这里面的学问很大,所以 2004 年我郑重建议周娟把这一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她不负众望,把这一难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而眼下这部新著则更是在句法与语义的接口处迈出了扎实的可喜的一步。

大量鲜活的语言事实告诉我们:汉语动量结构主要出现在补语位置或者状语位置,而且两者往往可以互换,以至于有人觉得不如就叫作“前置补语”或者“后置补语”,似乎两者应该是一码事。问题就在于,这两个句法位置各有什么特点?其表义功能和语用条件是

否完全相同?世界上很多语言(包括英语)是没有补语的,因此在有些人眼里,动量结构的补语和状语是一回事。当然,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周娟的专著就是要科学而准确地解答这一问题。

本书以语义语法理论、认知语言学理论和语言类型学理论为三个基本理论依据,采用双向选择的研究方法,从句法特征、语义选择、表义功能三个方面入手,对有关机制进行分析,而且在认知上作出某些解释,结论比较可靠,有自己的独创性,并结合其他汉藏语进行了比较,因而具有语言类型学的意义。

关于语义语法,我想借此机会稍微多说几句。在中国语法学界,通常认为形式语法和功能语法是目前占据主流位置的两大流派。其他如传统语法、描写语法、格语法等,则多数被看作是过时的或者是比较陈旧的流派。至于认知语法,乃至于构式语法,往往被看作是新起的补充性的理论,或者是功能语法的一种。当然,这些语法理论各有所长,也各有各的特点和贡献。但是,坦率地说,这些研究理论并非如其所宣扬的那样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换言之,无法包打天下,特别是无数的语言事实一再说明,这些理论主要是在印欧语的研究基础上产生的,运用于其他语系,常常水土不服,比如在汉语面前,就显得捉襟见肘。中国的语法学家一直在探索创立自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语法理论,但是在所谓“普遍语法”的“气场”里,似乎显得软弱乏力,底气不足。持“普遍语法”的学者觉得,我们只要有普遍语法,就拥有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必也不可能再去探索别的语法理论了,其他的语言只要发现一些不同的“参数”就可以全部解释了,似乎那就是“终极理论”。我们认为,普遍语法当然是有的,也可以去研究,但是世界上那么多语言,五花八门,用几条杠杠就能够合理全面地解释清楚了?那可能是太天真了。我们在同意“普遍语法”存在的前提下,还是需要去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语法理论。

此外,普遍语法指的是什么?是一种语法研究的理论,还是总结出来的规则和解释?其实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希望一种理论能够包打天下,那本身就是一种幼稚。至于仅仅指结论,这从本质上讲,

正是“英文沙文主义”的具体表现。我们主张多元观,主张特色论,主张多种研究理论的互补和竞争。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在宣传或者致力于“语义语法”理论。

所谓语义语法,就是以语法意义的分析和解释为出发点和重点,并寻求形式多角度验证的语法研究。它的理论核心是:强调形式与意义的双向研究,特别是强化语法意义的分析与验证,这将是区别于形式语法和功能语法的特点。任何忽视语义或者放弃语义的研究都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且事实上对人类和社会也没有太大的用处。重视语法意义的研究,并且把它置于语言研究乃至语法研究的最重要的位置,既是继承中国优秀的语言学传统,也是对其他各种语法理论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和创新。语义语法核心研究的内容应该包括:语义特征、语义指向、语义角色、语义范畴、语义层次、语义关联、语义的解释力、语义的主观化、语义的认知度、语义的形式验证、语义与功能的互动、歧义分化的方法、语义的双向选择,等等。语义语法的创立将为我们打开一个崭新的视野。

我认为,周娟所做的正是这一理论的具体实践,这是迄今为止对“数词+动量词”结构在句法位置中的功能和语义分析的最新最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是一部角度新颖、方法独特、分析细腻、有独创见解的力作。动量结构位居补位和状位,都既可用于计量,也可用于表现情状。但是,比较起来,二者还是存在一些差异,那就是:居补位时大多用于计量,居状位时大多用于表现情状。当动量结构用于计量时,补位只计量动作量;状位则既可计量动作量,也可计量事件量。当动量结构用于计量动作量时,补位只是单纯计量,没有其他的语义功用;状位则不只是单纯计量,还有其他的语义功用。当动量结构用于表现情状时,补位侧重于表现主观情状,状位侧重于表现客观情状。这样的层层解剖,指出共性和个性,不仅条理分明,而且言之有理。

从具体操作和研究内容来看,该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

A. 从“数词+动量词+VP”与“VP+数词+动量词”的比较中,

抽取各要素的制约性,分别对动量词的选择、数词的选择、补位动量结构对 VP 的语义选择、状位动量结构的语义功能以及对 VP 的语义选择、动量结构对补位与状位这两种句位的选择,进行了多角度的比较研究,研究思路新颖、独到。

B. 能够结合语言的认知机制进行解释,得出一些很有见解的结论。比如:从新的角度对动量词进行分类,第一次提出了“计量动量词”与“情态动量词”两大类型;指出了数词“一”与其他数词的功能差异;分析了动词语义特征(无界、有界,前界、后界)的制约因素;指出了“数词+动量词”在补位主要表示计量,在状位主要表示情态;发现了许多交叉和纠葛的现象,提出了“动量”与“事量”的区别、“主观情状”与“客观情状”的差异等。

C. 使用大型语料库,语料真实可靠;论证时采取正反对比,运用合格句与谬误句的比较,显示论证对象的特征或属性。观察细腻,描写准确,方法对头,分析到位,结论可靠。

D. 对汉语和汉藏语系语言进行比较,指出对于汉藏语系其他量词型语言来说,虽然动量结构在状位一般不具有表情状的功用,只具有计量的功用,但是,在“补位计量动量,状位计量事量和动量;补位计量独立动量,状位计量非独立动量”方面,它们跟汉语的规律基本一致。

汉语动量结构的使用是国际汉语教学中的难题,许多教师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本书对国际汉语教学显然有积极的启迪作用。

当然,这一研究还有可改进之处。比如,这一课题如果能够结合方言的特点,可能也很有意义;由于汉藏语还缺少第一手资料,因而相应的语言类型学的分析还有进一步充实的空间。

这一研究还只是个开局,期待以后的延伸。我盼望周娟能够继续在这一研究领域深耕细作,挖掘出更多的有价值的规律。我相信,她一定可以做到。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1.1	本课题的题旨及选题缘由	1
1.1.1	本课题的题旨	1
1.1.2	选题缘由	2
1.2	动量结构补状句位研究综述	5
1.2.1	补位的研究状况	6
1.2.2	状位的研究状况	8
1.2.3	研究展望	8
1.3	本课题的理论基础	9
1.4	研究思路、方法、语料及符号	10
1.4.1	研究思路	10
1.4.2	研究方法	11
1.4.3	语料	11
1.4.4	符号	11
第二章	汉语动量结构补位与状位的句法特征及其比较	13
2.1	对动量词的选择及其比较	13
2.1.1	汉语动量词的分类	13
2.1.2	对补位动量词的选择	17
2.1.3	对状位动量词的选择及其比较	18
2.2	对数词的选择及其比较	20
2.2.1	补位“num+动量词”对 num 的选择	20
2.2.2	状位“num+动量词”对 num 的选择	24

2.3	对“num+动量词”语法形式的选择及其比较	28
2.3.1	“num+动量词”在补位的形式表现	28
2.3.2	“num+动量词”在状位的形式表现	32
第三章	补位动量结构对 VP 的语义选择	38
3.1	“num+次”对 V 的语义选择	38
3.1.1	关于“重复”的内涵	39
3.1.2	重复动词的有界性及有界动词与“num+次”的 选择性	40
3.1.3	V 与“num+次”组配的外部调控	41
3.2	“num+时间动量词”对 V 的语义选择	44
3.2.1	已有的研究和存在的问题	44
3.2.2	动词 V 的语义分类及其与“num+时量词”的 语义选择	49
3.3	“num+工具动量词”对 V 的语义选择	54
3.3.1	“num+C _{器官} ”对 V 的语义选择	54
3.3.2	“num+C _{器械} ”对 V 的语义选择	56
3.3.3	小结	58
3.4	“num+结果动量词”对 V 的语义选择	58
3.4.1	“num+步/圈/程”对 V 的语义选择	59
3.4.2	“num+笔/划/画”对 V 的语义选择	65
3.4.3	“num+声/曲”对 V 的语义选择	66
3.5	“num+多义动量词”对 V 的语义选择	71
3.5.1	“num+遍”对 V 的语义选择	71
3.5.2	“num+场 ₁ ”对 V 的语义选择	78
3.5.3	“num+场 ₂ ”对 V 的语义选择	80
3.5.4	“num+下 ₂ ”对 V 的语义选择	83
3.5.5	“num+顿”对 V 的语义选择	84
3.6	“num+情态动量词”对 V 的语义选择	88

3.6.1	“num+番”对 V 的语义选择	88
3.6.2	“num+通”对 V 的语义选择	91
3.6.3	“num+气 ₂ ”对 V 的语义选择	95
3.6.4	“num+下 ₃ ”对 V 的语义选择	99
3.6.5	“num+把 ₂ ”对 V 的语义选择	100
3.7	小结	102
第四章	状位动量结构的语义功能及其对 VP 的语义选择	104
4.1	“num+次”的语义功能及其对 VP 的语义选择	104
4.1.1	状位“num+次”的语义功能	104
4.1.2	状位“num+次”对 VP 的语义选择	110
4.1.3	小结	114
4.2	“num+时间动量词”的语义功能及其对 VP 的语义 选择	115
4.2.1	状位“num+时间动量词”的语义功能	115
4.2.2	状位“num+时间动量词”对 VP 的语义选择	123
4.2.3	小结	128
4.3	“num+工具动量词”的语义功能及其对 VP 的语义 选择	129
4.3.1	“一+动量词 _{工具} ”的语义功能	129
4.3.2	“一+动量词 _{工具} ”对 VP 的语义选择	133
4.3.3	“台球模式”与“一+动量词 _{工具} +VP”的句法 语义表现	135
4.3.4	“一+动量词 _{工具} +VP”的语用倾向	138
4.3.5	小结	140
4.4	“num+结果动量词”的语义功能及对 VP 的语义 选择	140
4.4.1	“一声”的语义功能及对 VP 的语义选择	141

4.4.2	“一圈”的语义功能及对 VP 的语义选择	142
4.4.3	“一步”的语义功能及对 VP 的语义选择	144
4.5	“num+多义动量词”的语义功能及对 VP 的语义选择	145
4.5.1	“一十顿”的语义功能及对 VP 的语义选择	145
4.5.2	“一十遍”的语义功能及对 VP 的语义选择	147
4.5.3	“一十场 ₁ ”的语义功能及对 VP 的语义选择	148
4.5.4	“一十场 ₂ ”的语义功能及对 VP 的语义选择	149
4.6	“数词+情态动量词”的语义功能及对 VP 的语义选择	150
4.6.1	“一番”的语义功能及对 VP 的语义选择	150
4.6.2	“一通”的语义功能及对 VP 的语义选择	152
4.6.3	“一气 ₂ ”的语义功能及对 VP 的语义选择	153
4.7	状位“一量 _{动量动} ”的语义功能及其认知解释	154
4.7.1	前人的有关研究	154
4.7.2	状位“一 AA”的语义功能及语法意义	155
4.7.3	状位“一 AA”语法意义的认知解释	167
4.7.4	小结	170
第五章	动量结构补位与状位的句位选择机制	171
5.1	补位的计量性与状位的描述性	171
5.1.1	补位的计量性	171
5.1.2	状位的描述性	175
5.2	补位的结果性与状位的伴随性	177
5.3	补位的动量性与状位的事量性	179
5.4	补位的独立动量性与状位的非独立动量性	181
5.5	补位的主观情状性与状位的客观情状性	183
5.6	小结	187

第六章 汉藏语系其他量词型语言动量结构使用情况考察及与汉语的比较	188
6.1 汉藏语系的内部分类	188
6.2 藏缅语族动量词和动量结构使用情况考察及与汉语的比较	189
6.2.1 动量词的数量及使用特点	190
6.2.2 动量结构与动词的组合顺序	194
6.2.3 动量结构的状位重叠式	210
6.3 苗瑶语族动量词和动量结构使用情况考察及与汉语的比较	213
6.3.1 动量词的数量及使用特点	213
6.3.2 动量结构与动词的组合顺序	214
6.3.3 动量结构的状位重叠式	218
6.4 壮侗语族动量词和动量结构使用情况考察及与汉语的比较	218
6.4.1 动量词的数量及使用特点	219
6.4.2 动量结构与动词的组合顺序	220
6.4.3 动量结构的状位重叠式	227
6.5 关于汉语与汉藏语系其他量词型语言中动量词与动量结构使用的类型学规律	228
6.5.1 关于动量词的种类、数量及用法	228
6.5.2 关于动量结构与动词的组合顺序	230
6.5.3 关于汉语与汉藏语系其他量词型语言中动量结构使用的类型学规律	232
参考文献	235
后记	247

第一章 绪 论

1.1 本课题的题旨及选题缘由

1.1.1 本课题的题旨

动量结构是指由数词和动量词组合所构成的“数词+动量词”结构。在现代汉语中,动量结构具有补位和状位两种不同的句位分布,分别构成“VP+数词+动量词”和“数词+动量词+VP”这两种常用格式。本课题拟以“汉语动量结构补位与状位句位选择机制及跨语言比较”为题对该结构进行讨论,旨在从句位和句位变化的角度对该结构进行全方位的透视,探讨其在补位和状位到底有何差异,到底是什么机制导致了其对补状句位的选择和排斥,以及跟汉藏语系其他量词型语言相比有什么共性和差异。

要探讨句位,就必然会涉及语序。在大多数语言中,语序^①都具有相对固定性。关于汉语语序的特点,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汉语的语序是固定的、有规律的,即所谓“语序固定论”,如洪笃仁(1955);另一种则认为,汉语的句法具有灵活性,如吕叔湘(1986)。我们认为,汉语的语序具有固定性,并不存在语序改变但表义功能不变的现象。在汉语中,任何语序的变化都会带来语义、功能、语用等方面的变化。因为“每一种语序都蕴含着独特的意义,而线性序列上的每个句位也都有其特定的句法意义,同样的成分进入不同的句位,表达的句法意义也就不一样”。(朱文文 2014: 2)

① 语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语序一般指语素、词的排列次序;广义语序通常指各个层面、各个长度的语言单位和成分的排列次序。本文所指的语序为广义语序。

基于以上的观点,我们认为,对于汉语动量结构来说,其进入补位还是状位并不具有自由性,而是存在着某种机制制约着其入位,并制约着“VP+数词+动量词”和“数词+动量词+VP”的语序变化。这种内在机制是我们关注的核心所在,挖掘这一机制是本课题的最终目的。同时,汉语属汉藏语系,为探讨汉藏语系其他量词型语言在动量结构的句位选择上是否跟汉语存在相同的机制,我们还将对汉语与汉藏语系其他量词型语言的情况进行比较。

1.1.2 选题缘由

本课题是一个跟语序有关的课题,我们之所以选择语序问题进行研究,是因为与印欧语系的语言相比,汉语作为孤立语,在语法上“不依赖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而是借助于语序和虚词等其他语法手段来表示语法关系和语法意义”。(邵敬敏 2016: 1)在语序和虚词这两种汉语最主要的语法手段中,虚词的研究一直是汉语语法学界研究的热点,成果也较为丰硕。和虚词研究相比,语序的研究则显得相对薄弱。

其实,“语序在汉语语法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朱文文 2014: 2)因为从语言功能的角度来看,语言是人们用来交际的工具。人们在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时,除了要选择合适的词语外,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组织词语,即如何处理词语的排序。不同的排序往往表达不同的意义,不同的句位也有不同的意义和语用价值。

总之,正是鉴于语序在汉语表达中的重要作用,本文才选择以语序为基本出发点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对于汉语的语序问题,目前讨论最多的是换位。从类别来看,换位,可分为单体换位和双体换位两类。所谓单体换位,这是就单个成分的换位而言的,是指一个句法成分改变了其常规的存在位置,临时从结构中移动到了其非常规所在地。这种换位是不改变句子内部原有的句法和语义关系的,是因语用需要而导致的,这属于语用换位,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易位”。这主要包括:

A. 主语的易位。如:苦不苦,这瓜?|什么事都不懂,这孩子!